

地
3
2/11/13

290
● 2
20

海國圖志卷四十九

籌海總論中

原無今補

邵陽魏源輯

粵東市舶論

清河蕭令裕

康熙二十三年臺灣鄭氏平海禁大開二十四年從疆吏之請設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粵海關於是內地商舶兼通南洋荷蘭助順先請互市他島夷望風景附莫不詹戴斗牛梯航歲至英吉利最後款關其國皆在大西洋荒遠莫測而自漢以來所通西域僅至西南洋而止然以漢書前後西域二傳考之則知西域之與西洋



地雖相遠俗不甚遠也。班書稱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酒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其風氣物類與罽賓同者。有烏弋安息之屬。烏弋之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安息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今英吉利佛蘭西荷蘭諸國善製鐘表。窮極工巧。織罽之屬。精妙絕倫。所用洋錢。一以銀鑄。幕爲人面。或爲王面。斯其俗相近一矣。班書稱安息國畫革旁行爲書記。師古謂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

行不直下。今西洋諸國書旁行斜上。皆拉體納字。

今欽天監

有書拉體納字人

鳥跡蛛絲。由左以達右。斯其俗相近二矣。班

書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其
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文
夫乃決正。今西洋諸國善賈。爭利家事。取決常于女子。
頗主貲財。夫無妾媵。微不同者。深目鮮須耳。斯其俗相
近三矣。蓋大西洋之地。在漢書惟大秦國。足以當之。范
書言大秦國亦云海西國。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
一。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絲與之交市。

故遮闕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直至明代，萬厯中，利馬竇入中土，而大秦人始通于中國。繼以佛郎機、荷蘭、戈船相繼至粵閩，故大西洋之通自明代始。若天竺國一名身毒，則西南洋非西洋也。亦于明季國初爲西洋諸國據其海口，設礮臺立市埠。今來粵貿易，港脚白頭夷附英吉利旗號者，卽古之天竺國。于是大西洋與西南洋始混而爲一。徵諸漢時西域之俗，旣如彼，驗之今日南洋之一船，又如此，豈非向背之故，振古

如茲，懷誘之方無遠不屆者哉。夫象胥達志，情款非易通也。漲海浸天，帆檣非樂赴也。而黃支獻見，漢以來始不絕書。番禺都會，唐以後舶乃雲萃。可知殊裔之貢珍，視中華爲天府。諸蕃之懷化，求市賈以自封也。昔之聖王稔其風尚，故結以恩信，招以貨賄。蠻夷竭歡，象來致福，減戍守之費，兵革不興，收征權之贏，軍備是賴。遠覽古今，因時之制，得失之林，斷可識已。是故趨利如鶩者，種人谿壑之常，因勢要約者，函夏金湯之固。孟堅所謂漢多財物，必市乃得所欲，及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

海國圖志 卷四十九 海峽諸國 三
數年而一至者。真爲得其情實也。知其情實而御之有道矣。

或曰。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漢之蠻夷。通市貨。買好辭。爲詐多。求使者護送。以事絕遠。故孟堅謂盛德在我。無取于彼也。今南洋諸船。抵我邊境。什百爲羣。連檣相接。器則火砲。蠻刀。人則趨捷。狙獷。設有伏莽。坐見披猖。漢之已事。可得儼乎。應之曰。此未足以爲虞也。軍旅之事。必權衡於主客。洲島之俗。惟利益於貿遷。凡夷之必我資者二。而我之不夷患者二。番人性者乳。

酪膠結腸腹。惟大黃茶葉。蕩滌稱神。一不得食。立致困病。異時恰克圖口。不與俄羅斯通市。西洋各國市大黃。於粵。每國限以五百斤。防其漏入俄羅斯也。比開關如故。紅毛花旗諸會。合辭籲請。毋限定數。是知疵癘之祲。非藥罔濟。旗槍之用。在彼同需。今茶斤出口。歲計四五十萬。頻年交易。定有積存。然茶之爲物。霉變易生。三歲以後。不可復食。如聞英夷誇詐。謂有三十年之蓄。此其欺罔。不辯自明。設有禁斷。驚擾內作。其必我資者一也。番人近利尙功。以海商爲世業。沿海埠頭。競思壟斷。轉

相販鬻。亦及毫釐。其有別部雜港。思商中國。率為遮閱。用擅專利。又攸關之舶。珍貨山積。來自本國。例譏重稅。國主藉有稅入。用供餉俸。住澳門者為大班。總其貿易。厚資本者為船主。統日公司。他夥長水梢。附貨載。無不希收餘羨。用裨生計。舉國上下。皆以中華為利藪。其必我資者二也。英夷窟宅。渺隔重洋。惟澳門租住。是其頓宿之所。澳夷雖甚貧薄。未易全以賄通。其米利堅佛蘭西諸國。夙與仇讐。不能統壹。如有跳梁。使相攻擊。以夷伐夷。正可撫為我用。故佛郎機之寇。新會卒以成禽。

明嘉靖中

和蘭番之寓臺灣。終歸敗遁。老巢既遠。持久為難。其不夷患者一也。民非水火。莫能生活。番舶之來。商稍百數。近時洋米。載自呂宋。轉餉無乏。誠難與爭。然萬山以外。颶風堪虞。一入萬山。糧道立斷。加海水味淡。秋冬變鹹。潭洲迤北之洋。春夏清甘可飲。蓋北江之所從入也。秋冬水涸。海氣上浮矣。夷來下碇。每在秋冬。涓涓之滴。不堪入口。是故守礮臺之險。絕奸民接濟之路。斷校椅之泉。截大嶼龍穴之汲。以守岸為上計。不交鋒于大洋。我逸彼勞。彼客我主。其不夷患者二也。夫彼二患。守我二資。交易坦途。番客大至。航三萬

里之海但有牽來譏四十柁之徵都無檢閱茲非柙藩之善政欽賢之遺規與且尤有說焉凡夷之狡焉生心者皆漢奸之導誘也而漢奸之敢于煽惑者皆執事之侵漁也往夷貨之來有稅有鈔有進口出口之規有分頭疋頭之筭箱包漆木動輒規例之收呢羽鐘表咸人彤廷之貢此取之在上者也商保之船必資規費貨銷之數按抽行用黃埔一進泊而丁胥之事例已多省澳一往來而牌照之取求又夥吏役之生活仰給惟於船來蔬米之日需翔貴由于買辦此取之在下者也取得

其道則受吏樂輸而荒服有出塗之願取失其道則胡斂怨而奸豪售貪狡之謀何者商行資用夷中一苛於商卽商因而厚斂一斂於夷卽夷求厚斂者以官爲市而商或潤其餘伎求者引商爲援而夷斯逞其忿始則規制弁髦侈然而違犯繼則語言慢易吮然而上侵小則礮械森陳陽爲防護將牢之說大則兵船飄忽陰懷恫疑虛喝之謀欲懲奸而畏首畏尾欲大創而籌餉籌兵蓋貪縱侵凌於無事之日不得不彌縫姑息于有急之秋也蘇軾謂絮廉哲人之細事

海國圖志 卷四十九 海防 論
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又安諒哉
言乎

市舶之通人多同異自英吉利橫海上驕嫚日聞於是
有爲封關罷市之議者應之曰市舶者島夷嚮化之誠
沿海居民之利也得其所欲則瀛渤晏安失其所營則
奸豪反側善謀國者但當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也
方嘉靖時海寇大作毒東南者十餘年其始因倭舶至
閩浙互市諸大姓及商賈多負其直倭糧匱爲盜諸大
姓脅將吏捕逐之兵且出又泄師期令去約他日至償

其直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而內地奸民復煽爲亂
遂焚掠州縣巡撫朱紈至首嚴通番禁犯者寘重典又
憤閩浙勢家多庇賊上疏言過激中朝士大夫與爲難
爭掣其肘劾紈至死中外莫敢言海禁事於是徐海汪
直內訌而倭亂成矣鄉使互市之倭不虧其直洋來之
船不禁其通則徐海汪直公然貿易之商日本佛郎機
長此朝宗之集也挾倭之賊以脅官卽挾官之兵以脅
倭譁張爲幻負直不償金鼓一振毒遍四海當時商賈
釀禍萬死莫辭而市舶旣革利權在下港外交通走險

不擇朱紘通番之禁。殆亦因噎而廢食者哉。鄭曉稱倭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可謂深切著明矣。今粵關通市。百有餘年。假令奏罷。停其來舶。洋行貨直。類多賒貸。一時殷商墊給。既所不甘。疲商責償。于何取辦。勢必遠夷怨咨。要遮不去。而買辦引水。漁船快蠟之徒。沙文馬占。沙文者。僱于夷。馬占通夷。語者也。通事洋貨舖之屬。懼於失業。潛為教誘。椎髻之俗。好亂由于性生。飛鴉之音。集林忘其懷化。未形隱慮。可勝言耶。且防邊之策。尤貴招徠。漢書謂匈奴貪尙

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故知撫綏遐服。非財賂無以款通。懷畏遠人。必負販乃能要結也。夫中行說衛律之謀。主是漢患之內生也。賣馬邑交易之無功。由釁端之自啟也。如彼英夷。不同冒頓。自為海賈。何暇遠圖。但使關市持平。夷商親附。脫有好猾。隱為詐虞。屏之遠方。肆諸朝市。百蠻懼伏。豈敢動哉。然而體順夷情。主平市價。必有以大服其心。乃使其無所藉口。必先外藩無輕節。府之意。而後款塞謹功。令之遵其要在於行禁肅清。綱首難以賄進。而無取乎閉關封港。俾

番商裹足而望洋也。後漢書張奐傳。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班超謂任尙曰。蠻夷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夫小過之糾。不肯爲其簡易財貨之好。乃甘爲其患。苦抑何方寸。岑樓不揣本而齊末之。甚乎君子是以知君卿之導利。推本信誠。虛奐之清白。用懷遠俗也。

鴉片煙一名阿片。一名阿夫容。出英吉利屬國。種紅鸞粟。花葉如靛青。子如茄。每根僅結子二三顆。熟時夜以

刀劃皮分許。膏液流出。晨收而浸于水。俄頃出之。貯諸器。取葉暴乾爲末。雜揉其中。視葉末多少。以定成色。葉末半。則得膏半。然後捏爲團。葉裹之。見海錄有公斑。有白

皮。有紅皮。公斑爲上。白皮次之。紅皮最下。前代無此物。明時始入中國。龔雲林醫鑑用阿片泥和糯米爲丸。治百病。名一粒金丹。李時珍本草綱目云。俗人房中術用之。雍正中年。希堯刊集驗良方。鴉片屢見。初不言其吸食也。鑲竹爲管。或磁或銀。挑烟於盒。如粒如丸。就燈而吸。倚枕側眠。蓋自乾隆末年始。嘉慶初。食者漸多。特奉

明禁。至今日而家喻戶曉，俗不可挽。凡食煙之人，燃燈在榻，必兩兩對卧，左右移易，薜苈論心，用除嫌恨。名曰開燈。日久中病，應時而食，名曰煙引。引至而不得食，則四肢頹然，涕泗交下，刻不能支。吸烟數口，精神頓回。名曰過引。引深者，日須三四錢。引少者，以數分計。盛年柔脆，先零何早。筋力乍衰，髓竭乃槁。此食煙之狀也。煙土之入，始在澳門，繼歸黃埔。今上初元，森嚴設禁，乃

移泊於新安縣屬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通，凡福建、天津、江浙之泛外海者，皆必由焉。島民萬餘家，皆蛋戶。漁

艇販私為業。道光三四年來，躉船五六，前總督阮元

密奏請暫事羈縻。徐圖禁絕。近則約十七八船，經歲逗

遛，接遞新煙。洋船駛進鹿門，轉入蛟門，以所載之土，運

黃埔深井。地名有窟宅為奧，援有快蟹為護送，分售於會

城之窰口。其送煙匪艇。一名扒龍數十健兒，搖槳如飛，列砲

械而行。比年澳門之押冬夷，往來省城，自覓各船交易，

窰口之利，又分而天津、閩浙船，大率在省議價。到躉交

土，他大吏之貢船，差船私攜過嶺者，歲又不知幾許。此

販煙之眾也。鴉片煙，惟公斑行於粵，各省類白皮，每白

海國圖志 卷四十九 粵海雜論中 十一
土一包合三斤直洋銀二十一二圓去審口之沾潤規
費之花銷番夷約得銀十三四圓賤時亦每包十三四
圓番夷約得銀八九圓每歲以一百萬包計番夷實得
銀千三百萬圓不等自餘價銀尙七八百萬四五百萬
圓大抵水師有費巡船有費關役有費營汛有費差保
有費以審口爲授受以煙價爲取償世盡奇貨之居人
競染指之望此售煙之利也其害深其習錮其來遠其
利溥其人夥其勢橫法令之設祇同於具文根底之深
遂蟠於天下說者謂番舶來貨亦貯躉船異時禁之稅

額將虞短絀然關稅之贏百數十萬鴉片之耗千萬有
餘豈貪其至輕而忘其至重耶夫貲財銷竭踰其人心
風俗之閑鳩毒晏安惰我堅甲利兵之氣職謀國是不
得不挽救力操也然而有所操卽有所遺操其末者遺
其本操其僞者遺其誠惟末是趨而以僞相市更及十
年而其效可觀矣

粵東濱海之區耕三漁七幅員遼濶民食不敷歲仰廣
西桂柳潯諸府之接濟設遇粵西年荒諸郡閉糴則
粵東米價翔貴小民粒食維艱惟洋米產小呂宋國地

在閩粵之南土沃水膏不耕而獲稻米一石值銀數錢由海道來廣不過六七日粵關市舶每載入口乾隆八年欽奉

諭旨凡遇外洋貨物來閩粵等省貿易帶米一萬石以上者免其船貨稅銀十分之五帶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貨十分之三其米聽照市價公平發糶仰見

聖謨廣運軫切民依灼知開禁南洋為控制外蕃起見國家富有四海並非需此稅銀與其以茶葉大黃易呢羽鐘表無用之物不如助籌足食利賴閭閻訓典煌煌勝筭操而垂裕遠也白司權者

專利自封多不以此為便奉行日久舊制漸湮嘉慶十一年以後續來米舶粵關止予免鈔飭令空船出口由是夷商無利來米頓稀道光四年總督阮公奏請各國夷船專運洋米來粵免其丈輪船鈔所運米穀起貯洋行糶賣原船載貨出口一體徵收稅課得旨允行一時黃埔澳門歲增米十餘萬石然各國來粵米船均係零星小販並非資本充裕之夷每船載米三四千石及一二千石不等雖有出口貨物其數不甚相懸洋米之獲利既微出口之稅銀仍納所免進口鈔規始猶抵

敷闕費漸且不足取償緣阮公入告之時僅據縣稟議行其乾隆八年寬免米船貨稅之恩旨未經查明聲敘是以但能導夷船之歲至而不能使洋米之積餘可以收效於會城而未得推行於全省本年早稻收穫僅及六成秋冬亢旱晚稻不足三成來歲青黃不接之際卽查照乾隆嘉慶年間成案飭商採買洋米回粵糶賣將來平其市價非不可轉歉爲豐而暫時舉行究非永久之善策似應奏援乾隆八年舊例嗣後凡遇外洋夷船並無別貨攜帶專運洋米來粵五千石以上者免

其出口貨稅十分之三一萬石以上者免其出口貨稅十分之五其載米不過五千石以上者仍照道光四年成案止免進口鈔規不寬出口貨稅以廣皇仁而昭限制如此則外洋米穀進口愈多以關市之征資積貯之益然而議者或曰天朝民食豈藉外洋權貨免徵且將虧稅夫茶馬者西北之利也以内茶易番馬不得謂中國之戰騎取給于夷也通其地之有無使所產不歸紅腐收其土之蕃育使所積皆我邊儲神明之用因應無方也若粵關正額盈餘歲需銀九十萬兩比

海國圖志卷四十九
年奏銷常溢收四五十萬其中進出貨物以英吉利公
司夷船爲大宗英吉利風俗向來精勤織作所製呢羽
洋布紗線等物非中國無以流通洋米產小呂宋等處
不過一隅之地又距英吉利國都方萬餘里使進口洋
米出口減稅止港腳花旂諸夷聞風興販亦無過十之
五六英吉利闔境民夷必不容廢其織作專以販米牟
利是進口之呢羽如常卽出口之貨稅無減粵關正餘
之數歲終豈慮懸絕耶且卽關稅稍絀而藏富於民備
戶口之流亡免司農之賑貸以下益之有餘補上損之

不足經國之遠猷緩邊之至計詎與夫頭會箕斂者較
短絮長耶或者又謂米非洋產買自邊郡船若暢來盡
攜鴉片此皆參隨巡攔之屬造爲飛言阻撓善政以自
殖其私不知內米洋米味各不同市價番價豈甘折閱
况零丁蕞船自販煙土卽洋米不通而貨船獨不賣夾
耶夫洪範八政一食二貨因貨通而食足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裁成輔相之方莫善于是是在當路君子之勤
求民隱而已謹議

源案此議洋米但知小呂宋而不知暹羅及新嘉坡

葛留巴港脚諸地皆歲歲運米入口。又不知運米一
二千石者亦准免稅十之一。且有賞給米商頂戴。自
康熙至乾隆疊次。恩旨具載。皇清通考四
裔門別詳東南洋呂宋暹羅二國志內。

粵東章奏一

兩廣總督
林則徐

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
日奉 上諭本日據曾望顏奏夷情反覆請封關禁
海設法勦辦以清弊源一摺。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貨物
亦請定以限制等語。著臣等悉心妥議具奏。謹將察看

籌議情形敬陳之查原奏以制夷要策首在封關無論
何國夷船概不准其互市而禁絕茶葉大黃有以制伏
其命封關之後海禁宜嚴應飭舟師將海盜剿捕盡絕
又禁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復募善泅之人使駕火
船乘風縱放而以舟師繼之能擒夷船即將貨物全數
給賞該夷未有不畏懼求我者察其果能誠心悔罪再
行奏懇准其互市仍將大黃茶葉毋許逾額多運以爲
箱制之法等語臣等查粵東二百年來准令諸夷互市
原係推恩外服普示懷柔並非內地賴其食用之資更

非關權利其抽分之稅况自上冬斷絕英夷貿易以來
疊奉 諭旨區區稅銀何足計論大哉 謨訓中

外同欽臣等有所秉承無所用其瞻顧惟將各外國在
粵貿易一律停止則有尙須從長計議者竊以封關禁
海之策一以絕諸夷之生計一以杜鴉片之來源雖若
確有把握然專斷一國貿易與概斷各國貿易揆理度
勢迥不相同蓋鴉片出產之地皆在英吉利國所轄地
方從前例禁寬時原不止英夷販煙來粵卽別國夷船
亦多以此爲利而自上年繳清躉船煙土以後業經奏

奉 恩旨槩免治罪卽未便追究前非此後別國貨
船莫不遵具切結層層查驗並無夾帶鴉片乃准進口
開艙惟英吉利貨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將其
驅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各國夷
船與英吉利一同拒絕是抗違者擯之恭順者亦擯之
未免不分良莠事出無名設諸夷稟問何辜臣等卽礙
難批示且查英吉利在外國最稱強悍諸夷中惟米利
堅及佛蘭西尙足與之抗衡然亦忌且憚之其他若荷
蘭大小呂宋連國瑞國單鷹雙鷹等國到粵貿易者多

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貿易斷後他國頗皆欣欣向榮蓋
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
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聞相睽以彼此之離心
各輸忱而內向若槩與之絕則缺望之後轉易聯成一
氣勾結圖私左傳有云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
我朝之馭諸夷固非其比要亦罰不及衆仍宜示以
大公且封關云者爲斷鴉片也若鴉片果因封關而斷
亦何憚而不爲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達鴉片斷與不
斷轉不在乎關之封與不封卽如上冬以來已不准英

夷貿易而臣等今春查訪外洋信息知其將貨物載回
夷埠轉將烟土換至粵洋並聞奸夷口出狂言謂關以
內法度雖嚴關以外汪洋無際通商則受管束而不能
違禁不通商則不受管束而正好賣煙此種貪狡之心
實堪令人髮指是以臣等近日不得不於各海口倍加
嚴拿有一日而船煙並獲數起者可見英夷貨去煙來
之言轉非虛捏不然以外洋風浪之惡而英船仍不肯
盡行開去果何所圖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
其出海則廣東民人以海面爲生者尤倍於陸地故有

漁七耕三之說。又有三山六海之謠。若一概不准出洋。其勢卽不可以終日。至謂捕魚者止許在附近海內。此說雖亦近情。然旣許出洋。則風信靡常。遠近難定。又孰能於洋面而阻之。卽使責令水師查禁。而晝伏則夜動。東拿則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臣林則徐上年刊立章程。責令口岸澳甲編列船號。責以五船互保。又令於風帆兩面及船身兩旁。悉用大字書寫姓名。以及里居牌保。惟船數至於無筭。至今尙未編完。繼又通行沿海縣營。如有夷船竄至。該轄無論內洋外洋。均將附近各船。

暫禁出口。必俟夷船遠遁始許。口內開船。其平時出入漁舟。逐一驗查。只許帶一日之糧。不得多攜食物。若銀兩洋錢。尤不可許隨帶出口。庶少接濟購買之弊。至大黃茶葉二物。固屬外夷要需。惟臣等屢查向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擔。緣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尙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爲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擔。至五十餘萬擔不等。現在議立公所。酌中定制。不許各夷逾額多運。卽爲箱制之方。然第一要義。尤在沿海各口。查拿偷販出洋。否則正稅徒虧。而

漏卮依然莫塞。是以制馭之道。惟貴平允。不偏始不至。轉生他弊。若謂他國買回之後。難保不轉賣英夷。此卽內地行舖互售。尙難家至日見。而况其在域外乎。要知英夷平日廣收厚積。本有長袖善舞之名。其分賣他夷。獨牟餘利。乃該夷之慣技。今斷絕貿易之後。卽使從他夷轉售一二。亦已忍垢蒙耻。多喫暗虧。譬如大買殷商。一旦僅開子店。寄人籬下。已覺難堪。惟操縱有方。備防無懈。則原奏所謂該夷當畏懼而求我者。將於是乎在矣。至於備火船。練鄉勇。募善泅之人。則臣等自上年至

今皆經籌商辦理。惟待相機而動。卽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則夷船以布帆兜接雨水。幾於不能救渴。繼而覓諸山麓。隨處汲取。不窮則已。守不勝守。似毋庸議。總之馭夷宜剛柔互用。不必視之太重。亦未便視之太輕。與其涇渭不分。轉致無所忌憚。曷若薰蕕有別。俾皆就我範圍。而且用諸國則不啻毆魚。此際機宜。不敢不慎。况所杜絕者。惟在鴉片。卽原奏亦云。凡有夾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則不帶鴉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國夷人。原難保其始終不帶。若

海國圖志卷四十九籌海經緯
果查出來帶應卽治以新例不但絕其經商如其無之
自不在峻拒之列也又另片請將澳門西洋貿易定以
限制查上年臣林則徐先已會同前督臣鄧廷楨節次
議及嗣經核定章程諭令澳門同知轉飭西洋夷目遵
照卽如茶葉一項每歲連箱准給五十萬觔仍以三年
通融併計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條列欵該夷均已遵
行至所請責令澳夷代英夷保結一節現既不准英夷
貿易自可毋庸置議

奏彌利堅代英夷請欵疏

參贊大臣
楊芳等

竊照英吉利逆夷于二月二十四日乘駕兵船及火輪
三板等船欲進省河經鳳凰岡官兵奮力擊退卽于二
十五日繕摺由六百里馳奏在案是日米利堅國
領事多利那因該國貨船並不在禁止通商之列先經
琦善批准帶進黃埔貿易適值英夷攻打虎門被阻不
得入口聞鳳凰岡官兵擊退逆船來向營盤稟訴據總
兵長春報知前來當飭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帶同通
事譚訥據多利那稱英夷既被擊退自不敢再有他求

惟念稱兵犯順。係英國兵頭所作之孽。其帶貨商船。並未敢隨同滋事。而因此阻滯年餘。不得貿易。在該商爲其本國兵頭所累。原不足惜。而我米利堅等國。向來恭順。不敢私賣禁物。蒙天朝恩准。照常貿易。極爲感激。乃到粵經年。被英國牽累。不能進埔開船。以致貨物霉爛。貲本虧耗。現查英國夷商。情亦急迫。可否于此。次擊退兵船之後。姑准其商船一體貿易。庶各國不被英國妬恨。免致阻梗。幸留而英國貨船在埔。其兵船卽有顧忌。而不敢滋事。似亦制服之一法。等語。臣諭以該夷

省城內外。周密巡防。並無一處失火。該逆見守城如此嚴緊。立即移竄空曠之白鶴灘中心。暫行下槎。不敢逼近城垣。亦不敢復放礮箭。第仍慮其堵截。上下游各船。則省中一切日用。以及軍火所需。皆無不棘手。正在分籌勦逐間。復據洋商伍怡和等。以各國領事夷商。于英逆帶兵之人。無不交口斥詈。該兵船因見城上岸上。均各森嚴。亦卽畏懼而退。二十七八九等日。兵船及火輪船三板船。均陸續開離省河。惟各國夷人在粵。均望承平。謂英夷既經繳還定海。不敢更有他求。惟貿易一事。

係 天朝二百年來稠疊 恩施不得不代懇法

外施仁仍循舊制呈出義律等所立筆據有不討別情
惟求即准照常貿易如帶違禁之貨即將船貨入官字
樣是其前此要求奸計此時無可復施惟臣等奉

命督兵祇知軍務為亟斷不因各國連番環請稍任懈
我軍心即其筆據之言雖會寓日仍如無覩第既有此
情形理應據實入 告固不敢冒昧陳乞亦不敢壅

于 上聞至其所云貿易夷人並未隨同滋事貨船
入口正可制服夷兵等語臣暗訪明查尙非誕妄而就

所言雖亦近理殊不知英夷肆逆逞凶罪惡重大實自

絕于 天朝今蒙 命將出師待申 天討即

謂夷商並無助逆究係英國之人又安敢以通商為請
正詞回覆去後是日逆船雖無動靜而探知退泊未遠
臣料其早晚又必來擾戒備益嚴惟省城所存礮位不
如虎門之大虎門礮臺既失礮亦隨之且外海師船在
虎門者均被逆夷燒燬別營舟師刻難調集雖有內河
巡船及招募水勇快艇祇能防而不能攻臣與兼署督
臣怡良等正極焦切適于二十六日巳刻長潮之際南

風大起該逆大小兵船添至七隻火輪船三隻三板船
二十餘隻果皆乘風擁至其時鳳凰岡等處營盤各放
槍礮擊斃夷兵不少而逆船恃其堅厚且行且拒冒死
闖入省河飛礮火箭施放無數幸各城上下內外已將
官兵壯勇排列如山不令少有空隙且臣等先經示諭
軍民以防禦英逆與他寇不同其礮彈能于遠處裂開
以燒房屋而火箭又著物即燃此時保衛城垣首須撲
除火患是以于列隊兵勇之外復逐段多添撲火兵丁
使房屋不燒人心即定雖是日逆船砲箭施放不絕而

兵機而論亦有時以縱為擒與其峻拒羣夷恐致一同
舐望或先從權制馭借以密運深謀伏候 聖主指

示機宜不勝凜感悚惶之至 案所云不討別情只求照

例通商是煙價香港皆不
敢索又許退出虎門也非爾利堅
夷日從中講款不能有此機會

覆奏各國夷情疏

靖逆將軍奕山等

竊臣等未出京之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奉 上諭怡良奏接辦粵海關務稅

課短絀一摺據稱粵海稅務以夷稅為大宗本年所到夷艇不及十分之二因各國之船為英夷攔阻不能進口是以六月後正當徵輸暢旺之時轉致短絀等語廣東例准各國通商其恭順各國自仍照常貿易英夷強悍桀驁阻撓各國生計各國豈肯甘心失利著奕山隆文祁墳於先後抵粵時查明各該國情形果否怨恨英

夷阻撓生計。抑稍有觖望於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據實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臣等抵粵後。密加查訪。並咨據撫臣怡良。將現在進口各國貿易商船數目查明。咨照核辦前來。臣等詳加查核。緣粵海關務舊章。例准通商各國。除居住澳門之小西洋夷人貨船。向在澳門卸貨外。其餘米利堅、佛蘭西、荷蘭國、大小呂宋國、噶叻國、璉國、瑞國、單鷹國、雙鷹國、英國、吉利國、並港脚各國貨船。向例應進黃埔。查驗開艙。各該國距粵程途遠近不同。每年來船數目約在一百餘

隻。二百隻不等。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起。截至六月初二日止。祇到有米利堅國、呂宋國、貨船十九隻。自是之後。並無貨船進口。蓋因英夷犯順。駛有兵船來泊。與洋所有各國貿易商船。均被英夷阻撓。不得進口。英夷强悍桀驁。各該國力不能制。阻遏外洋。無不同深怨恨。迨至本年二月初六日。英夷闖入虎門。攻破烏涌卡座。夷船直達黃埔。是以向准通商之米利堅國、佛蘭西國。及港脚貨船。共四十二隻。始得隨後進口。英夷懇求通商。經臣楊芳會同撫臣怡良體察情形。奏明仍准

恭順各國照舊通商各夷無不欣感共戴 皇仁並
 不敢觖望于 天朝傳訊各通事所稟亦俱相符現
 在雖經開船而殷實客商均經紛紛遷避商民交易者
 甚屬寥寥臣等現已出示曉諭令其急速回來各安生
 業與恭順各國照常貿易無須驚疑日來漸次歸業民
 情少覺安貼

謹案 廷寄之意原欲以夷攻夷情
 覆奏未能仰體 廟筭詳察夷情也

奏佛蘭西國夷情疏

道光二十二年二
 月將軍奕山等

查佛蘭西與英夷毘連疆界各為一國素稱強悍前因
 爭擾地方構有嫌隙彼此交兵多年後經議和該國亦
 與廣東向來交易上年十二月間據報該國新到兵船
 一隻兵頭真時爾士思利管駕來粵泊在香港對面尖
 沙嘴地方並云後尚有兵船未到等語正在密飭查訪
 間旋據報稱佛蘭西兵頭士思利乘坐小三板來省入
 館當經密飭洋商等暗為訪詢據云來省意欲面見官
 府有稟商事件不肯明言帶有素曉中華言語之和尙

海國圖志 卷四十九 籌海新語
玉遮依里達二人同來稟稱該國兵頭有密商軍務不用通事傳話懇請面稟等情臣等以該國向通貿易素稱恭順乃英夷與兵犯順阻撓各國生意未始不怨恨英夷今既據稟請當面密陳軍務正可因勢利導駕駛羈縻爲以夷攻夷之計當卽於距城十里之半塘地方傳令來見詢其來意據稱該國王聞英夷與中華構兵恐該國商船被其擾累是以遣伊前來保護並諭令到此從中善爲解散臣等諭以爾國向稱恭順素所深知英逆如此頑梗不化肆行強暴將來爾等各國必受其

害爾國王旣遣爾帶兵船前來果能出力報効必當據實奏明 大皇帝格外優待恩施據稱我國與英夷

雖屬敵國但現在新和無隙可乘不能妄動若無故攻彼恐別國不憤不如息事罷兵早了此局方妥當訊以爾有何息事之法據稱伊願與英夷講說伊若允從則已如不允從卽向其藉詞交兵等語臣等諭以英逆屢次犯順現在侵犯寧波定海等處致干 聖怒簡派揚威將軍各路帶兵前往勦辦此時本將軍等如何敢擅准令伊講說據稱大人等旣不敢奏我先出外洋與

英夷兵頭講說。如有何信息。再來回報。當卽酌加賞賚。該兵頭及和尚。旋卽辭出外洋。又據汎弁探報。逆夷兵頭僕鼎查。於上年十二月間。由浙潛回香港。又探得佛蘭西兵頭到香港。與逆夷兵頭見面二次。旋據香山駐澳縣丞張裕稟稱。佛蘭西和尚玉遮等。面稟該兵頭。現有要事。於正月十六日開船。前往呂宋。去看兵船。留話給真時爾和尚。進省稟覆。二月初五日。真時爾到行。呈遞說帖。仍以解和爲詞。希冀賞給英逆馬頭。臣等察其行事。似英逆新與連和。佛夷思於中取利。又思分地。故

爲之居間。夷情詭譎多端。該兵頭雖陽爲恭順。焉知不藉探內地虛實。別生事端。雖現在該夷同米利堅各國夷商。進省行照常貿易。而無故求和。不能不疑。遂以好言拒絕。並導以不可助逆。玉石俱焚。若能爲中國出力。

大皇帝必加恩於爾等語。除密飭水陸兵勇。嚴加防範。觀其動靜外。所有佛蘭西兵頭來省情形。不敢壅

於上聞。據實附陳。

案佛蘭西求面稟軍情。其來意之誠可見。且得與英夷素仇之

勦敵使之講款。英夷必曲從。卽使不從而藉詞交兵。英夷亦必畏事。機莫善于此。乃稽延半載。始聽其行。及入長江。而江寧款議已定。數日矣。

覆奏各國夷情疏

靖逆將軍奕山等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英

逆糾集天竺佛南小呂宋等國夷船數十隻同惡相濟請飭曉諭解散等語此等遠夷被該逆糾合自係迫以威利未必真心相助果能設法解散以孤其勢此事或有轉機着該將軍督撫體察情形悉心籌畫如果各夷可以理論卽剴切宣示曉以大義俾不爲逆夷所愚但須斟酌盡善然後舉行又須持以慎密斷不可少露風聲原片着鈔給閱看欽此臣等伏查原奏內聲稱鎮海

等處停泊夷船數十隻。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隻。初九日又到夷船四十餘隻。或云來自天竺。或云佛南及呂宋各夷等語。查前次奏報逆船摺內。自四月至五月初六日止。先後共出老萬山。駛赴浙洋者計四十七隻。所稱鎮海定海兩處停泊逆船。自必即係四月內由粵駛往船隻。但從前據該營縣探報。均稱該船係自英逆本國駛來。並無聲明別國之說。茲復細加採訪。緣西洋諸國總名為歐羅巴洲。並無天竺國名目。史載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其俗重佛法。

又聞天竺一名印度。孟呀喇及喀布爾皆係印度之一隅。喀布爾即前此傳聞與英夷打仗之國。嗒呀喇則英夷屬國。至佛南國。或即係佛蘭西。因夷語西字是尾音。以致傳寫不一。本年春間佛蘭西國兵頭真時爾及士思利管駕兵船來粵。帶有素曉華語之和尙玉遮衣里達二人。同來謁見。曾經臣等將曉諭該夷情形。奏明在案。風聞該國與英逆兩不相下。現因英逆日強。恐其蠶食早已整頓兵船。預為防備。呂宋在粵洋之東南。該國如赴浙江。即由臺灣福建一帶北駛。原不必由粵洋經

過有無船隻助逆無從而知。聞該國貧而弱，自顧不暇，未必能以兵助逆。且該國商船向在澳門貿易，亦頗恭順。惟訪聞海外各國另有一種船隻，名爲西裝柳，其船上多係黑夷，礮火俱備，往往受僱於各外國，代人打仗，索價數萬員，至一二十萬員不等。現在英逆分擾各省，難保非此等船隻在內。該逆插以旗號，卽作爲伊本國之船，亦未可知。臣等伏思佛蘭西與呂宋各國素稱恭順，原可以理曉諭，設法解散。惟該國是否與英逆同惡相濟，無從得其確據。且該國現無大兵頭在粵，僅止小

夷商貿易，似未便向其講說轉失。

天朝體制，查佛

蘭西兵頭於春間呈遞說帖，本以代英逆講和爲辭。嗣因該兵頭士思利出洋後，總未再來。臣等隨時體察情形，如果有機可乘，自當因勢利導，以靖逆氛而崇

國體。

覆奏印度夷情疏

將軍奕山等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奉

上諭御史蘇廷魁奏粵海

逆夷潛遁當乘機速辦善後事宜一摺據稱傳聞英夷
為孟阿喇攻破逆夷兵船紛紛遁回請選派兵勇趕緊
修築虎門礮臺以資抵禦廣東省城東北陸路名燕塘
墟賊若乘間而入頃刻可至其要隘莫過於城東之大
沙河宜築長堤省城西南地名龜崗其東坵宜設營兵
使彼首尾不能照應水陸皆可制勝等語逆夷恐惡貫
滿盈結怨各國現在傳聞有孟阿喇攻襲之語着奕山

等密查粵東所泊夷船駛去若干隻。夷眾傳說若何。如果該國有事。逆夷陸續逃遁。該國夷人在粵甚眾。總可得其實在底裡。或係他國與英逆有爭鬪之事。或孟阿喇糾集別國。與之爲難。均着查訪明確。據實速奏。該將軍等前奏修復虎門各路礮臺。必須由內及外。次第辦理。此時該逆如果將船隻陸續撤退。留泊廣東無幾。正可趁此趕緊購料。興工集事。毋稍觀望。並着奕山相度機宜。倘可乘該逆窘迫之際。出其不意。明攻暗襲。殄滅無遺。亦足以紓眾憤而快人心。至燕塘墟。大沙河。龜嶼。

爲賊陸路所必經。應否築堤設營。水陸交嚴之處。着奕山等相度地勢。妥籌辦理。該御史原奏。着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臣等伏查本年二月間。風聞英逆所屬之孟阿刺地方。向有英夷兵目。帶領黑白夷兵。各數百名。駐守。因黑夷出兵在外。多有傷亡。僅剩白夷兵。不敷駐守。該逆兵目。於去冬勒派土夷商民。充當兵役。因而構怨。羣起刺殺夷目。並將白夷兵數百名。焚斃殆盡。嗣又據香港探報。英逆前佔孟阿喇埠頭。藉產鴉片厚利。得充兵餉。因被孟阿刺糜恠鬼子。將八頓。

之弟殺死。奪回鴉片埠。以至兵餉不繼等語。當經臣等以得自傳聞。究無確據。曾於前次奏報摺內。聲明在案。是該御史所奏。合之粵中傳聞。不爲無因。惟該逆兵船。是否因此紛紛遁回。前已密飭查探。茲據署大鵬協副將及各處探報。前聞孟阿刺將英國兵頭戕害。英夷遣火輪船來粵。趕回兵船巡船。駛至孟阿刺應援之說。如果屬實。自不應有兵船駛至。乃現在英逆兵船火船。又陸續駛到三十餘隻。查探所到之船。已有向東開駛者。其餘灣泊各船。或云畱泊香港。或又云亦欲駛往江浙。

據查探情形。似該逆夷船隻。駛回孟阿刺。應援之說。未必可信。但近日又訪聞得英國之東。另有恩田國。相距約三月水程。英夷欲奪其地。被恩田國設計誘騙。於本年正月內。殺斃英兵萬餘名。現在干戈仍未止息等語。又傳聞逆夷先與喀布爾打仗。現在又與治拉拉拔打仗。仗有地名古斯尼。仍被治拉拉拔奪回。該逆夷深恐喀布爾與治拉拉拔和好。又訪聞喀布爾與孟阿刺各處總名印度等語。奴才等竊思該夷在海外欺凌各國。因而各國與之爲難。似係事所必有。而現在查詢該國夷

眾所有孟阿刺恩田國及喀布爾各情節或稱得自傳聞或稱並無其事其所言地名亦恐傳播語音不無譌錯一時殊難得實

案加布爾城屬阿什爾尼國在中印度西境與俄羅斯接壤恩田國又在

其東水程三月疑即緬甸國之音譌

覆奏英夷情形疏

揚威將軍奕出

竊臣等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等奏廣東送來通事二名熟悉夷語

現派司員向逆夷等連日隔別詰問等語白夷幹布爾

既屬頭目必知該國一切情形且現有通事二名自可

一面妥為撫養一面細詢該國底裡着奕經等詳細訊

明英吉利國距內地水程據稱有七萬餘里其至內地

所經過者幾國克食米爾距該國若干路程是否有水

路相通該國向與英吉利有無往來此次何以相從至

浙其餘來浙之孟加刺大小呂宋雙鷹國夷眾帶兵頭目私相號召抑由該國王招之使來是否被其裹脅抑或許以重利該女主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爲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處人在該國現居何職又所稱欽差提督各名號是否係女主所授抑係該頭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鴟張所有一切調度偽兵及佔據郡縣搜刮民財係何人主持其事義律現已回國果否確寔回國後作何營謀有無信息到浙該國製造鴉片烟賣與中國其意但欲圖財或另有詭謀以上各

條該將軍等卽分別詰問詳晰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臣等遵卽督飭司員等帶領通事將各條逐件連日詢問據該白夷等供稱自英吉利國城至內地廣東地方總視風信遇順風時不過三個月卽至香港遲則四月五月不等至遲亦不過六個月卽可以到所過地方若佛蘭機急欲罽士郎罵達刺沙姑路鹿令罵勒格星加坡等處皆英吉利所屬其所經有何國均難指實名目或船上淡水乏食遇有洋面附近之山卽用小船權岸取水其地方名目未能細辨至克食米爾卽孟加

刺地方孟加刺是其總名克食米爾乃孟加刺所屬孟加刺又英吉利所屬英吉利所有大船到加刺吉達爲止其地有小河可通克食米爾亦有陸路距加刺吉達約計千里復有陸路通魯慎大呂宋佛蘭機等處此次來浙之兵均係該國王所調祇有英吉利大當兵其呂宋孟加刺雙鷹國之人不能當兵所來之各國夷人乃商船僱工係該帶兵官僱來辦事及充當水手該國女主乃老國王之侄女國王無子其侄女賦性總明故立爲主名域多喇乃英吉利所屬渣罵刺國王之子名鼻

連士阿刺拔國人稱爲法是滿乃該國第一等官職並不干預國事至欽差提督等名從未聽聞亦非女主所授大約皆係私立名色至犯浙一切事件從前乃占那麗架闌頓調度自該逆死在定海後乃占那哥付調度其人一向在寧波廈門定海等處占那哥付乃罵達刺沙之勾連拿官卽陸路之兵頭也義律係去年卽由廣東動身回國其有無音信來浙該白夷等均未能知曉鴉片烟土乃孟加刺孟米鄉所出就深山地方秘密製造其本國人苟非製造鴉片之輩俱不往入鄉看其製

法蓋恐洩漏其術其利或為所奪英吉利及西洋花旗等國俱係赴孟加利益米各處販入內地但欲圖利並無詭謀等語以上各條經司員等逐件細詢理合恭摺覆奏

覆奏越南軋船情形疏 兩廣總督祁項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朕聞英吉利

逆夷在粵滋擾有越南國貿易人聲言英夷悖亂天常稱兵犯順並云彼國善製船礮工且迅速各項火器精於英吉利所為若有文檄與之彼國自能效順等語逆夷近日疊肆猖獗必應設法大加懲創越南是否素為該逆所最畏船礮火器是否能制英夷之命其願為效順之語果否出於至誠抑係別有所圖著祁項梁章鉅確探密查並於接奉後密行知廣西巡撫周之琦一體

海國圖志 卷之九 海國紀事
查探據實具奏事關重大毋稍含混亦慎勿漏洩是為至要將此密諭知之臣等遵查此事先於本年四月間有越南國人阮得烘在臣祁墳衙門呈控新會縣船行梁潘輝等於數年前失風漂至越南打沉船貨向伊借銀買帶貨物今來粵追討未償呈懇追還等語隨飭縣傳訊梁潘輝等供認欠銀屬實即行措交阮得烘在省守候追欠之時復在臬司衙門呈遞一紙內稱伊在粵見英夷如此猖獗不過恃船堅礮利本處戰船力不能敵該國所造之船頗為堅厚皆係甘露鬼子駕駛如中

國給該國王文書當可代造不過四百金即造一隻並稱該國與英夷近無嫌隙事宜機密等語臣等隨訪查越南雖素產木植若造一堅厚大船亦非數百金所能辦即造成該船式樣本地無人駕駛前督臣林則徐仿照越南製成軋船四隻內港外洋均不可用是其明徵又查阮得烘不時外出貿易本年隻身來粵並不常住越南恐非安分之徒揆其情詞不過冀懇速為追欠似無別意其所稱該國可代造船隻之語該國王並不知曉臣等以事關外夷未敢冒昧俟再訪查辦理旋據新

會縣稟報欠項全數交清給領。卽飭令阮得烘回國。茲奉諭旨飭查。當卽一面飛行廣西撫臣周之琦。一體確實查探。臣等一面密爲商核。查越南之於天朝。久稱恭順。聞昔曾戰敗英夷之師。至今兩不侵犯。此特見之前人說部。係嘉慶十三年之事。迄今已閱三十餘年。英夷日見強肆。且與越南未再交兵。故未聞有英夷畏懼越南之語。至其船礮之堅利與否。廣東距越南較遠。一時難得確據。臣等再爲採訪。該國船礮火器。果否精於英夷所爲。該國王有無至誠效順之意。逐一設法確探密查。並俟廣西撫臣就近查訪實情。是否可行。移知到日。另行具奏。

再奏越南軋船情形疏

兩廣總督祁墳

十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祁墳等

馳奏遵查越南國人阮得烘在粵守候追欠曾於臬司衙門呈稱英夷猖獗專恃船堅礮利該國所造之船頗為堅厚如中國給該國王文書即可代造揆其情詞不過冀懇追欠現在欠項全清已經飭令回國至該國之船礮果否堅利尚須查探等語廣東距越南較遠一時難得確據自係實在情形著祁墳梁章鉅確加查訪該國船礮火器是否精於英逆所為該國王有無至誠效

海國圖志 卷四十一 籌海新語
順之意。逐一設法探詢確實。卽行奏聞。欽此。臣等以此事所關重大。必須查探明確。不敢稍有虛飾。因思現任欽州知州黃定宜。籍隸廣西龍州。其在籍時。應有所聞。而欽州地方。又與越南接壤。就近訪查。亦易得實。當卽據越南夷人阮得烘。前在省城所稟之言。一面嚴密飭行該州。詳加訪察。一面會同隨時密訪。有常往越南貿易之順德縣民人周彥才。及瓊山縣民人陳姓。現在省城。詳加詢問。據周彥才口稱。本年八月。伊甫自越南起身回家。越南現因英夷滋事。亦隨時警備。約造有戰船

七八隻。每船三桅。四十餘槳。船用長木直板。船身則以硬木爲之。厚五六寸。或七八寸不等。又另有仿造英吉利之屬國新洲貨船。約十餘號。亦用硬木製造。皆堅重有餘。而靈動不足。該國銅礮頗少。鐵礮亦不甚大。又該國寓兵於農。其打仗多以象力取勝。但能陸戰而不善水戰。該國由都城出港三十餘里。始爲大海。各外國貨船如至該國。議明入港後。該國先將各國船中礮械搬至岸上。代爲看守。俟出港時送還。看來越南向恐各國在其本國滋事。並未聞英逆有畏懼越南之說。訪之陳

姓所言亦大略相同。又訪聞現募鄉勇中有礮手林九。其人從前曾被張保招去。後經改過投回。復爲良民。曾幫張保與越南打仗。必知底細。隨令管帶鄉勇之可靠紳士密向查詢。據稱越南戰船有金蟹銀蟹之名。如天津來粵貨船式樣堅牢而不能快駛。其內河船有名牙釵者。長十餘丈。濶二丈。槳百枝。亦看風勢爲遲速。曾被張保打沉數隻。看來難與英夷對敵等語。又據欽州知州黃定宜稟稱。本籍龍州地方與現任之欽州均與越南之東北境毗連。惟距該國王駐劄之富春地方尙有

二千餘里。其海防船隻製作未能深悉。就平日傳聞該國向製巡洋大師船二隻。悉令附近居民合力採取堅巨大木。輸納成造。以銅包底。故俗呼爲銅皮船。約可載二百餘人。至三百人不等。此項船隻料件雖堅。滯笨不靈。此外復有巡洋小兵船。多用籐篾穿紮而成。俗名籐船。止可坐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其船行駛較便。第遭風撞礁。卽行破散。前此該國王令夷官修造巡船。大者幾及數月。小者亦幾一月始竣。是木料雖多而工匠未見迅速。且查道光二十年間。該國夷目阮廷豪等兵船。

海國圖志 卷四十九 籌海總論中
在崖州洋面遭風沉船遞至欽州轉送回國有撈獲銅
礮三位一重八十餘觔一五十餘觔一止三十餘觔式
樣與內地過山鳥鎗相似又聞越南現聞英夷滋事亦
慮擾其邊地修脩防守該國自去冬添造戰船至今尙
未畢工時時託人探聽英逆消息等語又檢閱檔案道
光十二三年間該國奸民陳加海糾結內地遊匪楊就
富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劫掠曾經該國以兵力不足
請內地舟師前往幫捕始能殲厥渠魁可見該國巡船
並不得力臣等查廣東省雖距越南稍遠然該國情形

節次訪查大畧相同伏思該國世受

天恩素稱恭

順現在國王阮福暉新受

敕封尤當感

恩圖

報如果該國船堅礮利兵力精強斷無不竭誠報效之
理而該國王並未表文陳請亦未呈懇督撫據情轉
奏其為力不從心未能與英夷為難已可想見除由廣
西撫臣周之琦就近查訪確實另
奏外所有臣等
會同密訪緣由理合先行具
奏

按越南兩次擊敗英夷皆誘其深入內河而後以
小船環攻勝之非以馳逐大洋角勝也越南軋船
破敵見於皇清通考四夷門并非說部又見
於英夷所撰之四洲志則敵國公論必得其實非

夸張傳說之詞謂越南不長于大洋而長于內河則可謂越南長于陸戰而不長于水戰則不可

海國圖志卷五十

邵陽魏源輯

剿夷兵勇約法七條

兩廣總督林則徐

一夷兵船雖長若干丈爾等不必看得他長雖有大砲若干門爾等不必畏他砲多而大蓋夷砲惟在兩旁我師只要攻其頭尾譬如頭南尾北有北風則攻尾有南風則攻頭若頭東尾西亦以東風攻頭西風攻尾既佔上風又避砲火再兼察看潮勢取其順潮則得勝必矣夷船喫水多者二丈餘少亦丈餘我船喫

水不過數尺。自遠處繞轉。必能佔其上風。若攻頭則必先打其頭鼻。攻尾則必先打其後艙。後艙有玻璃者。乃其帶兵大官所住。火藥等物皆在焉。此處疊攻必破。破則火藥自發。其舵雖有銅包。但是生銅。砲打可斷。舵斷鼻斷。則全船皆無主宰。且船內拉篷之人。前後最多。若經幾砲轟打下海。則船上無人。不能自動。卽大砲皆爲我得矣。

一駛近夷船頭尾。則我船俱須分左右翼。如鴈翅形。斜向船頭撲籠。船尾擺開。方能聚得多船。且火器不致

悞。擲自家幫內。譬如夷船頭東尾西。我船乘西風攻尾。則近左者船頭應向東南。其近右者船頭應向東北。大家都用斜勢。則砲火無非擊在夷船。不至反擊自己。其餘俱可類推。此惟在乎舵工轉舵之得力。巧者快者。加賞數倍。並將所得夷船上銀錢鐘表呢羽等物。以雙分給予舵工。若臨時悞事。當進不進。當轉不轉。卽將舵工斬首示眾。

一砲火能及之處。卽先開砲。至鳥鎗可及。便兼開鎗。迨噴筒火礮能及。則隨便用之。多多益善。總須擲到夷

船不至悞擲本船為要其桅上拋火礮之法應擇兩
 人頭戴竹盔胸前遮小籐牌繫繩於背其腰仍帶雙
 刀並繫火繩一人上頭桅一人上二桅皆上至額與
 篷齊為止其下每桅兩人拉滑車將竹篋所裝火礮
 每篋約裝火礮十餘每礮
 用藥線四根包以布袋用力拉上其桅頂之人即
 用火繩點着火礮隨點隨放此篋放完彼篋又上總
 使夷船上應接不暇且桅上拋礮而船頭仍須多放
 噴筒如此絡繹不絕則夷船被燬必矣即使船未全
 燬而火勢既猛夷人必站不住我師定可乘勢過船

既過之後則火礮噴筒皆停止不用

一兵勇過船遇夷人便用刀砍其首級留在隨後統籌
 不可急獻首級轉悞要事除砍夷人外其船內最要
 之物莫如舵車纜蓬桅纜鼻頭纜能將各纜全行砍
 斷則船已為我有又何患銀錢貨物之不我有哉凡
 得一夷船所有過船之人應將船上銀貨一律盡行
 分給並別頒重賞總不許於船內先行搶貨轉悞殺
 賊工夫違者照軍法懲辦

一我船斜向攻擊夷船頭尾大抵以四角分計每角拖

船至多不過容四隻其大者不過容三隻即四角合
攻亦不過用十二船至十六船攻擊夷船一隻此外
即有多船亦可分擊他船不必聚在一處轉致凌亂
若有時必須多船齊攻應聽帶兵將官號令鼓聲大
招呼即是或有時前隊船斜攻已久未見得手則應
集船合攻暫令休息後隊仍由斜向攏上但須聽帶兵官號令
方准調換不得擅自退息違者立斬

一瓜皮小艇應僱三十隻上裝乾草松明擦油蘇斤配
火藥十之一二用草繩細住上蓋葵蓆船之頭尾各

用五尺長小鐵鍊一二條以鐵環繫定其一頭拴大
鐵釘長七八寸其末須極銳利船上置大鐵鏈二把
使善泅者二三四人皆半身在水半身靠在船旁挨
槳以行妙在甚低夷舡砲火所不能及一經攏近夷
船無論頭尾兩旁皆可貼緊敲釘將火船釘在夷船
木上將火點着燃起其人即泅水走開縱有極大夷
船有此火船十餘隻釘住焚燒亦無不燬之理况上
面有火礮噴筒中間有壯勇爬桅過船下面又有火
燒該夷三層受敵抵當此一層不暇兼顧彼一層安

有不授首於我者乎。

一破敵首重膽氣膽大氣盛者必勝况此次殺一白夷賞一百圓黑夷半之生擒者視其人之貴賤格外倍賞是殺得十夷即得千圓殺得百夷即得萬圓再多者並可得官何等快樂即或陣亡亦可得二百圓賞恤各宜拚命奮勇立功邀賞如有臨陣退後即刻斬首懸竿示眾。

答奕將軍防禦粵省六條

一水道要口宜堵塞嚴防也此時夷船既破虎門深入堂奧查省河迤東二十餘里有要隘曰獵德其附近二沙尾兩處皆有砲臺其河面寬約二百丈水深二丈有零又省河西南十五里有要隘曰大黃滯亦有砲臺其河面寬一百七丈水深三丈餘尺若前此果於該兩處認真堵塞駐以重兵則逆夷兵船萬難闖進省垣高枕何須戒嚴乃既延悞於前追悔無及今夷船正於此兩處要隘橫亘堵截使我轉不能自扼其要幾如骨鯁之在咽喉矣惟有密飭近日往來說事之員督同洋商先用好言誘令夷船遠離此兩處

海國圖志卷五十一 籌海總論下
五
而在我則密速備運巨石僱齊人夫一見其船稍退
卽須乘機多集夫兵累千連夜填塞河道一面就其
兩岸厚堆沙袋每岸各駐精兵千餘先使省河得有
外障然後再圖進勦此事不可緩圖尤不可偏廢若
僅駐重兵而不塞水道則夷船直可闖過雖有兵如
無兵也僅塞水道而不駐重兵則逆夷仍可拔開雖
已塞猶不塞也塞之駐之而不堆沙袋則以兵攔礮
立脚不住相率而逃仍猶之乎不塞不駐也此兩處
辦成後應致力於內洋之長洲岡及蠓壑最後則籌

及虎門彼處有南沙山巨石可采如何堵塞容再酌
議

一洋面大小船隻應查明備用也查虎門所泊師船除
沙角失事時被焚十隻外聞尙有提中營二號三號
大米艇二隻五號小米艇一隻提右營二號大米艇
一隻五號小米艇一隻現停鎮口自應由水師提督
配齊弁兵礮械以備調用其虎門以外附近之水師
營分東則提左營大鵬協平海營碣石鎮西則香山
協廣海寨現在各有師船若干配駕弁兵礮械若干

亦應分飭配足報明候調至省河有府廠運廠兩處均係成造師船之所現在各有造竣師船幾隻另購堪以出洋大船幾隻應飭據實開報并將蓬索槓樞即日備齊聽候查驗再上年府廠改造巡船及新造安南三板現在尙存幾隻裝配礮械若干亦卽開明聽用其招到快蟹船十九隻現泊何處此內壯勇若干礮械若干亦卽稟候核奪

一大小礮位應演驗撥用也查此次虎門內外各礮臺既被占奪所失銅鐵礮位合各師船計之不下五百

餘尊其中近年所買夷礮約居三分之一盡以藉寇資盜深堪憤恨今若接仗非先籌砲不可而砲之得用與否非先演放不可查佛山新鑄八千斤火砲十四尊僉謂無處試放殊不知演砲並不必極寬之地祇須水上備一堅固之船安砲對山打去其山上兩頭設柵攔截必不至於傷人並須堆貯大沙袋每袋約長四五尺寬二尺餘堆成橫豎各一丈高七八尺以爲砲靶對靶演放既有準頭而砲子之入沙囊深至多少尺寸果否沙可攔砲亦卽見有確憑矣此十

海國圖志 卷五十一 籌海總論下
四尊試過如皆可用。即日運省備防。其餘即於佛山如式再鑄。倘試後有須酌改鑄法之處，亦即就近諭匠遵辦。以臻周妥。又番禺縣大堂現有五千斤夷砲四位，似可撥至離省十五里之雁塘墟，向來演砲處所，亦照前式堆排沙袋演試。又廣協箭道有夷砲六位，斤重較小，似可撥在北較場如式堆演。所有來粵客兵，即令該管官帶領輪班演砲。如此，則砲力之遠近，砲攬之堅鬆，與兵技之高下，無不畢見。一舉而三善備焉。再前據廣州協趙副將開報該協箭道并賢

良祠現存該用各砲約五百位。又紅單船拖風船卽下各砲亦約有一百位。雖俱不大，然未嘗不可備防。似應分別查驗演放，以便分配各船及岸上營盤應用。至裝配船兵，宜將船隻駕到將近佛山之五叉口、茉莉沙、瓜埠口等處，分起裝就聽調，庶免疎虞。一火船水勇宜整理挑用也。查夷船在內河最宜火攻。前月經楊參贊飭備柴草油料松香裝就火船約百餘隻，聞係署督標中軍副將祺壽候補知縣錢燕詒等經理其事。茲隔多日，恐柴草等物霉濕短少，應飭

查明重加整理。其裝載之船。原只以備焚燒。固不必堅固新料。但亦不宜過於艸舊。且必須有蓬。方能駛風。若專藉一二人之力。猶恐推送遲緩。不能成功。其船約以數隻爲一排。駛近夷船。則環而攻之。能於各船頭尾繫大鐵針釘住。夷船燃火。使之推不開。拔不去。當更得力。其未用之先。此船宜移上遊。近佛山一帶。裝載完妥。夤夜乘風。與有砲各船一同放下。隨攻隨燬。諒必有效。又內河東路之菱塘司一帶。另有捐辦火船百餘隻。卽某所捐辦也。分段停泊。如需應用。

亦可隨時調集。以收夾擊之效。至水勇一項。人人以爲必須僱用。惟慮其有名無實。前此虛糜僱資。已非一次。除淇澳之二百八十人。係鮑鵬爲前琦部堂僱用。聞已散去。可毋庸議外。若^臬兩司訪僱之水勇。一百二十名。聞有董事管帶。應可得用。第未知其船現泊何處。似應查點試驗。又番禺縣張令。原由揭陽帶來壯勇三百名。皆係以烏鎗擅長。每人各有自帶之鎗。施放頗準。此一起。雖係僱爲陸路之用。而上年曾經論明。肯下船者。多加僱資。彼卽欣然下船。似宜將

此壯勇三百名作爲水戰之用此外再僱務須考其技藝查其底裏必使層層保結不任濫竽並諭明臨陣爭先者卽予拔官如敢潛逃立斬示眾信賞必罰自足以勵士氣而壯戎行矣

一外海戰船宜分別籌辦也查洋面水戰係英夷長技如夷船逃出虎門外自非單薄之船所能追勦應另製堅厚戰船以資制勝上年曾經商定式樣旋因局面更改未及製辦其船樣尙存虎門寨如卽取來斟酌趕緊製造分路購料多集匠人大約四個月之內

可成二十船以後仍陸續成造總須有船一百隻始可敷用此係海疆長久之計似宜及早籌辦若此船未成之前卽須在洋接仗計惟僱覓本省潮州及福建漳泉之草烏船亦以百隻爲率將其人船器械一齊僱到給予厚資聽其在洋自與夷船追擊不用營員帶領以免牽掣仍派員在高遠山頭瞭望探報果得勝仗分別優賞其最得力者賞拔弁職充入營伍緣漳泉潮三郡人性强悍能出死力旣可兼得名利自必踴躍爭先較之本地弁兵顧惜身家者相去遠

甚至於能在水裡潛伏之人查本省陸豐縣之高良鄉饒平縣之井洲及福建澎湖之八罩鄉其人多能久伏水中似亦可以募用其火攻器具如火箭噴筒火毬火罐之類亦宜多爲製備以便臨陣拋用

一夷情叵測宜周密探報也查逆夷兵船進虎門內者在三月中旬探報有三桅船十四隻兩桅船三隻火輪船一隻兩桅大三板四隻單桅大三板一隻其各國貨船在黃埔者現有四十隻自虎門以外則香港地方現泊有夷兵船十七隻伙食船三隻此等情形

朝夕變遷並非一致似宜分遣妥幹弁兵輪流改裝分路確探密封飛報不得捫風捉影徒亂人意其澳門地方華夷雜處各國夷人所聚聞見最多尤須密派精幹穩實之人暗中坐探則夷情虛實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日一禮拜後卽行刷出係將廣東事傳至該國並將該國事傳至廣東彼此互相知照卽內地之塘報也彼本不與華人閱看而華人不識夷字亦卽不看近年僱有繙譯之人因而輾轉購得新聞紙密爲譯出其中所得夷情實爲

不少制馭準備之方多由此出。雖近時間有偽託然虛實可以印證不妨兼聽并觀也。至漢奸隨拏隨招自是剪其羽翼之良法。但漢奸中竟有數十等其能為之畫策招人掉弄文墨製辦船械者是為大奸須將大者先除則小者不過接濟食物即訪拿亦易為力矣。

稟夷船克制之法 江浙委員

伏查夷船最大者長十五丈寬二丈餘次者長十二丈寬一丈九尺高五層下三層裝貨吃水二三丈上二層

出在水面砲位多者七十二門次者五六十門不等砲位安設兩旁其船頭尾皆高仰不能安砲與內地兵船不同船頭有東丈大斜木一根一應精巧帆索均繫其端謂之頭鼻乃一舡之把握非數十人不能運動而尾後之舵機括靈活只須一二人便可手撥與內地之全力在舵尾又不同大桅係大木三截接架並非一木獨豎駛風能行三面若迎面頂風則較內地洋船尤形笨緩其桅雖稱堅固所懸砲位甚小有警即放桅砲以為號令臨戰或仰空飛墮砲子以警敵人其實並非攻擊

海國圖志 卷五十一 籌海新篇 三
之用前廣東林制憲用價一萬八千元購得西洋大號
舊夷船一隻以備兵勇演習仰攻丈量查勘具得實在
情形我兵攻擊之法當避其兩旁而專注其首尾緣兩
旁不但有砲且夷兵皆伏艙內彼能外擊而我難內攻
惟頭鼻無砲而挽鼻掌索之夷均立船面無所遮護但
能斷其頭鼻或殺挽鼻夷兵則全船皆亂不能行駛我
兵迎頭搶上勢如破竹矣又紅尾有後樓玻璃窗二面
係船主所居瞭望之地其下係火藥艙亦其要害若用
小船水勇于尾後攻擊使彼船旁砲位無從施放而我

以火器擲入艙內則船主等不難一轟而斃此用內地
小船克制大夷船制勝之法蓋西洋花旗夷及安南夷
破英吉利均係專用小船去年鄧制憲在廈門即得力
于水勇夾攻其首尾而林制憲派調師船兩次接仗亦
係斷其頭鼻皆獲勝仗是以夷船在粵惟遠泊大洋方
敢下碇至近港口二三十里以內私販鴉片則船必終
夕隨風潮往來行走不敢停留蓋恐我小舟水勇乘夜
潛襲天明即返夷目入夜昏暗不能瞭準難于施砲抵
禦及至浙江招寶山下則數大船停泊數月距岸雖近

無所畏憚。實由浙江不知閩廣設策破夷。未曾出師攻擊之故。若能內河守禦嚴密。再募水勇。乘用內地網船。杉板船。草鳥船之類。改裝漁販船戶。潛攏夷船。前後夾攻。夷船轉東。則尾隨而東。轉西。則尾隨而西。夷船笨大。不如小船之靈捷。夷砲不能及。卽賊技無所施。且焚且攻。夜出晝返。則道頭港。招寶山之船。何能守留數月。安然無事。誠恐將來夷船駛入江境。我兵勇未諳攻擊之法。合亟稟請通飭沿海營縣。先購募沿海漁戶水勇。練習火船攻剿技藝。分藏各港口內。遇有夷船駛入內河。卽仿用前法。夜乘風潮。攻其首尾。使該夷受創。永遠不致窺伺。實于扼要剿堵。大有裨益。

陳天津禦夷情形疏

揚威將軍奕山道
光二十三年五月

竊五月十一日臣等因逆夷攻陷江蘇寶山縣飛飭總兵尤渤帶兵改道赴蘇接應旋接到兩江總督牛鑑來咨寶山失守提督陳化龍業已陣亡該督現在退至嘉定地方連日據各路稟報夷船由西南外洋駛向東北而去紛紛不一現在上海已有夷船二十餘隻定海道頭等處停泊及駛出夷船約四十餘隻陸續在金唐羊山橫水各洋面游奕無定現又據象山縣官稟報自西南外洋駛來四桅三桅二桅等船十六隻亦向東北駛

去大約夷船統在八十隻內外其形長圓不一並不似一國之船但逆船既多分竄沿海迤北各口岸均屬喫緊臣等已飛咨各督撫將軍加意防範至天津海口爲畿輔切近之區年來一切防堵事宜節經臣審度周詳該督及帶兵大臣定能布置妥善設逆夷膽敢竄進必將自取滅亡惟臣等到浙半年以來身歷其事所有該逆伎倆見聞較爲親切該督等或未能灼悉謹就所知臚敘五條以備防堵之助

一天津貨船皆能置抵關門逆夷如欲駛近宜以鎮寧

防守爲要凡係商漁船隻皆宜聚於關內勿使出入免致奪我船隻資爲逆用且凡通海港汊及偏僻小路均宜派人稽查堵截毋令一人來往以斷漢奸傳遞消息接濟糧食並令府城內外各居舖連環取保其廟宇等處概不許容留閑人庶不致造作浮言搖惑眾心

一江浙地狹路仄難於布列陣勢不得不於沿海近海之處安兵防堵北方地勢寬展儘可於逆夷火炮不及之地扼要安營並於高阜處搭設高架遙爲瞭望

以次傳報該逆惟恃船砲如欲乘突上岸彼之大砲一時不能運動我兵用抬砲連環轟擊較爲得力一沿塘築土墩不甚可恃逆砲力猛有準不過一二砲土墩便已坍塌其逆砲大半自桅頂施放憑空下擊我兵雖藏伏墩內仍不能避或於營外建築土城庶可避其火箭

一逆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每當鎗鋒相施烟焰迷漫之際彼必多方從背後及兩旁繞出或冲營陣或截營盤我兵腹背受敵遂不得手是宜先將各處小路

設法截斷或撥兵瞭望堵築并加意防守營盤自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

一北方地勢旣曠逆夷登岸必以大隊攻撲我兵卽須以大隊迎敵該逆總以五人魚貫一排腰插手鎗尖刀背插火箭其鳥鎗以四桿輪替爲首者施放第五人裝藥以次傳遞聯絡不絕我兵於正面攻剿之外尤須於遠處多伏馬隊兩旁橫衝其陣彼必自亂並查逆夷慣用炸砲我兵易致受傷如臨敵之際地勢寬展宜各以數十人分作數隊庶彼炸砲落於空地

不致每發傷人

以上五條請飭下直隸總督及帶兵大臣酌議辦理
或於防剿事宜稍有裨益

請推廣文武科試疏

兩廣總督祁項

竊臣於上年欽奉

諭旨著就所屬文武員弁勤加

訪察如有才能出眾民心愛戴及洞悉夷情深通韜畧者隨時酌量海疆地方何人與何地相宜不拘資格卽行奏請升調候朕擢用等因欽此臣因留心體訪廣東文武各官凡久於其任者均尙可熟悉夷情而深通韜畧者寔難其選已將無員可保緣由另摺覆奏伏思內外文武臣工多以科甲爲策名之始文場鄉會試第三場試以對策武場鄉會試內場試以默寫武經主司果

於是取人。士子果於是考究本足以覘寔用。祇以相沿。日久不免視爲具文。其弊由文試。惟重制藝聲律。武試。惟取命中挽強。士子以後場無足重輕。漫不經心。相率流爲剽竊抄襲。徼倖進身。迨服官以後。無暇講求。文則止論錢穀簿書。而不知經濟。武則僅講弓馬騎射。而不習韜鈴。循分供職。卽可晉秩除官。粹然有事之秋。所學非所用。是猶不識藥性。醫方而責以衛生。切脈不習。規矩律呂。而責以製器和音。何能程功奏効。今但請文武兩科申明功令。尙恐積習旣深。仍屬有名無實。臣愚以

爲有文事者不廢武備。今將於武備收得人之效。卽須就武備開取士之途。似宜於奉行成法之中。微寓變通。考選之制。如文試第三場策問五道。請定爲五門發題。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鈴。曰製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曰熟諳輿圖情形。令士子報名應試時。照從前本經之例。於冊內分別填註。考官仿元人經疑以兩書異同。設作問題。果能貫通闡發。而首二場文藝尙屬平順者。卽一律中式。蓋經學已於二場發題考試。則發策不必復問。史學則於古今成法無所不賅。最徵器識。其餘四

門若兵書則詳水戰之陣法圖志則通外域之夷情併足裕遠謨而操勝算至武試除默寫武經外請添問策一道分韜畧技擊火攻水戰四門仍如文試令該生指項註冊入內場日亦舉以爲問所對不必深論文理亦不必限以字數如能各就所習確鑿指陳而騎射膂力尙屬合式者亦一律中式仍請 欽派大臣於文武

二科試策覈實磨勘以免剽襲之弊如此認真遴選士子自必爭自濯磨恐一時難以舉行請自下屆鄉會試爲始數科之後月異日新人才或可期輩出或將謂現

行鄉會試策問固已周備何必專限五門使易於懷挾倖獲不知求全責備淹貫爲難專門名家講求較易現行名雖美其優者僅以考據見長餘多臨時敷衍成篇毫無實濟若各就專門之學主司臨時就其諸說之可疑者發問又何從揣摩懷挾或又謂以此取人恐蹈能言而不能行之弊然能言而不能行者固所必有斷無不能言而能行者課虛責實未嘗不可拔十得五又或謂兵法占驗理宜秘密且術數及拳棒教師向例所禁不可以入於策問然此所以防奸宄而非所以待秀良

且以跡弛不羈之才收入彀中俾就範圍而效驅策似亦收攬人才免入歧途之一道以上三說皆不足慮至現在文武官員雖一時未能得人然文職微員及武營末弁難保無因職分卑微不能上達以致無所表著並士民人等伏處草茅卽有奇材異能因不攻舉業無由効用未免向隅考唐宋以來廣設科目名臣接踵可否將博通史鑑五門分立五科特詔舉行無論現任致仕大小文武職官及軍民人等准以所業由該地方官申送督撫考校如所言足資採用及技擊精強卽行

分別咨明吏兵二部調取入京詳加考試選其才具真實者奏明引見分別酌用如此鼓舞振興庶不致用非所學日起有功可以稍慰我皇上遴選才能整飭戎政之至意

案韜鈴火器等門施之于沿海閩粵可也或文鄉試照舊專于沿海武鄉試推廣數門可也此奏欲通行于十七省之文鄉試故爲部議所格

